

七三一部队人员编成考^{*}

杨彦君

1933—1945年，七三一部队^①违背《日内瓦议定书》，秘密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和大规模细菌战。七三一部队是日本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争的大本营，是细菌武器研究、制造和使用的军事基地，是准备和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从细菌作战的范围和危害来看，其已成为日本军事侵略的重要作战手段；从人体实验的规模和影响来看，亦成为日本各防疫给水部、陆军医院和野战医院共同实施的人权犯罪。对七三一部队反人类、反人道、反伦理的战争犯罪的还原，是剖析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必要之举，亦为人类社会共同反思战争与人性、医学与伦理问题提供了历史依据。

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开展了大量调查取证和专题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七三一部队的战时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危害。^②但由于七三一部队的隐蔽性及核心档案的缺失，制约了学界对七三一部队全貌的认知和深入研究，致使部分史实长期存疑，甚至被误读。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③（以下简称“《留守名簿》”）全本，改善了因核心档案不足导致研究无法深入的状况。本文基于对《留守名簿》的解读，并与日本防卫省和厚生劳动省档案互为补充，力图将七三一问题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地。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战研究专项工程“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料整理及专题数据库建设”（16KZD014）阶段性成果。承蒙外审专家以及徐志民、安宏涛、李陈奇提出修改意见，特致谢忱。

① 七三一部队指的是“满洲第七三一部队”；事实上，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包括本部七三一部队以及牡丹江支部、林口支部、孙吴支部、海拉尔支部、大连支部；七三一部队通常用来代指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文亦如此。

② 从宏观视角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常石敬一：《消えた細菌戦部隊》，東京：海鳴社，1989年；常石敬一：《医学者たちの組織犯罪》，東京：朝日文庫，1994年；太田昌克：《731 免責の系譜》，東京：日本評論社，1994年；西山勝夫：《戦争と医学》，京都：文理閣，2014年；陈致远：《日本侵华细菌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杨彦君：《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实录》，北京：外文出版社，2016年；Sheldon H. Harris,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London: Routledge, 1993。从微观视角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加藤哲郎：《七三一部隊と戦後日本》，東京：花伝社，2018年；Kenneth L. Port, *Deciphering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War Atrocities: The Story of Doctor and General Shiro Ishii*, 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14；张志强、赵玉洁：《特别移送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王希亮：《日本发现细菌战新资料的主要内容、史料价值及其意义》，《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杨彦君：《掩盖与交易：二战后美军对石井四郎的调查》，《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上述成果对七三一部队人员构成、人员来源等战时建制状况虽有涉猎，但因缺乏核心史料支撑，深入程度较为有限。

③ 《留守名簿 関東軍防疫給水部 761—2》，日本国立公文書館，平25厚劳01647100。

一、《留守名簿》的主要内容及学术价值

二战期间，日本向中国、东南亚等地派驻大量“外征部队”。日本陆军省为加强对“外征部队”的管理，便于部队与本土家属的联系，于1944年11月30日制定了“陆亚普第1435号”《留守业务规程》，^①明确规定“留守业务”各项规则。《留守名簿》即是基于上述文件编成的人事档案，1945年1月1日首次编成后，由陆军省留守业务部保管。因战后时局变化，陆军省留守业务部将《留守名簿》移交给1945年12月成立的第一复员省，并提交给美军。美国1958年将其返还后保存于日本厚生劳动省，厚生劳动省随即将其长期隐匿，直至1982年起渐为外界所知，2010年后，厚生劳动省将其移交国立公文书馆，于2015年有限公开。

据笔者查阅国立公文书馆提供的《留守名簿》影印本，其正册有636页，另有《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别册》54页，合计690页。自《留守名簿》编成后，分别于1945年6月20日、7月5日，1948年8月1日进行补充、整理。综合历次整理记录，最终确认《留守名簿》共记录3590人的信息，按部队成员姓氏音序排列，除去被重复记录的93人信息，实有3497人的信息。

《留守名簿》记载了七三一部队成员姓名、出生时间、原籍、编入七三一部队时间、此前所属部队、入职时间、兵种、官阶授予时间、留守担当者（即部队成员在日本的直系亲属）及补订时间等详细信息，涵盖了七三一部队将官、佐官、尉官、技师、助理技师、兵、雇员等各类成员，为学术界多方位解读和分析七三一部队的基本构成、职级军阶等战时状况提供了可能。《留守名簿》所载信息以当时在籍者为主，这是部队成员在不断更新的动态情况下形成的战时记录，体现了七三一部队全员状态下的组织面貌。

《留守名簿》的发现，对深化七三一部队总体规模、人员来源、身份构成以及日本细菌战体系的核心组成等基本史实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手史料支撑，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尤其是七三一部队绝大部分人员信息系通过《留守名簿》首次披露。如作为七三一部队核心管理层的将官和佐官，在《留守名簿》发现之前，囿于资料之不足，所知仅限于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大田澄等少数日军细菌战部队主官，其他大量将佐信息却鲜为人知。柴野金吾、铃木穉男、山下健次、肥野藤信三、河上清久、根津尚光、樋渡喜一、细矢博、儿玉鸿、作山元治、佐藤重雄、佐藤铁之助、西田重卫、铃木重夫、杉原正毅、巽庄司、田中淳雄、中村留八、永松乔、伊藤邦之助、池川重德、蓬田正二、松平丰太郎等23人作为七三一部队核心成员，约占七三一部队将佐的半数，均首次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尤其是任海拉尔支部部长的蓬田正二、任林口支部部长的松平丰太郎，以及铃木穉男、山下健次等管理课课长，显然在七三一部队管理层占据重要位置；肥野藤信三、根津尚光、樋渡喜一、巽庄司、田中淳雄等人既是佐官，又任研究班班长，处于七三一部队“研究中枢”的核心。

同时，《留守名簿》所载丰富了研究认知。其中对石井四郎“此前所属及任职时间”的记载，提到其于“昭和二十年（1945）三月一日被编入七三一部队”，正是石井四郎于1943年8月从七三一部队第一任部队长转任中国派遣军第一军军医部长后，与北野政次交接，重返七三一部队任第三任部队长的时间。这便精准定位了石井四郎任职、晋级及调转的时间。此类信息有助于厘清七三一部队各级主官的具体任职时间，便于梳理出七三一部队人员的晋升图谱，进而

^① 《陸亞普第1435号 留守業務規程》，陸軍省調製：《諸規定綴（人事關係）昭和19.12—21.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中央—終戦処理—763。

为深化研究日本细菌战的准备和实施充实了极为重要的人事信息。

另外,《留守名簿》有助于订正以往研究中的错误。如柴野金吾药剂大佐,曾任七三一部队器材部部长,处于核心管理层的上层,在此前研究中却从未被提及;草味正夫的军衔为药剂大佐,此前研究将其认定为“草味班”班长,界定其身份为“技师”,显然与其军衔不相匹配;尚有菊池齐军医少将,在以往论著中误为“菊池斋少将”、“菊池斋大佐”等。此类问题不胜枚举。通过对《留守名簿》的梳理和分析,可以提升七三一问题研究的准确性、科学性,有助于将相关研究引向细化与纵深。

二、七三一部队的组织构成与人员身份

日本厚生劳动省依据《留守名簿》编制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职名别人员数》,记载了七三一部队成员的身份构成情况,主要包含将佐、尉官、见习士官、准士官、下士官、兵、军属等。其中,将佐和尉官分为军医、药剂、技术、主计、卫生、建技等六种;见习士官分为卫生部和经理部人员两种;准士官分为卫生、主计和疗工三种;下士官分为卫生、主计、疗工、辎重、步兵、迫击和野重炮等七种;兵分为卫生、步兵、辎重、技术、野炮、炮兵、骑兵、工兵等八种;军属分为文官、雇员、佣人和嘱托四种,文官主要由技师和助理技师构成。

(一) 将佐的身份构成

《留守名簿》记录了七三一部队 47 名将佐军衔者信息(见下表)。其中,中将 1 人、少将 2 人、大佐 5 人、中佐 5 人、少佐 34 人。

《留守名簿》所载将佐成员表^①

序	姓名	出生日期	编入部队时间	军衔	晋级时间	在七三一部队任职
1	石井四郎	1892年6月25日	1945年3月1日	军医中将	1945年3月1日	部队长
2	北野政次	1894年7月14日	1942年8月3日	军医少将	无记录	部队长
3	菊池齐	1897年5月1日	1942年8月8日	军医少将	1945年3月1日	第一部部长
4	大田澄	1897年6月2日	1943年3月10日	军医大佐	1941年10月15日	总务部部长
5	碓常重	1902年4月16日	1939年3月20日	军医大佐	1945年6月10日	第二部部长
6	永山太郎	1900年8月19日	1940年4月26日	军医大佐	1943年6月1日	诊疗部部长
7	草味正夫	1900年8月20日	1938年5月4日	药剂大佐	1944年8月1日	第一部研究班班长
8	柴野金吾	1895年12月1日	1945年1月1日	药剂大佐	1942年8月1日	器材部部长
9	田部邦之助	1907年3月28日	1940年10月7日	军医中佐	1944年3月1日	总务部企划课课长
10	江口丰洁	1903年7月19日	1943年4月21日	军医中佐	1942年9月30日	第三部部长
11	田中英雄	1907年3月19日	1938年3月10日	技术中佐	1945年3月1日	第二部第二课课长
12	西俊英	1904年8月2日	1943年1月31日	军医中佐	1944年3月1日	孙吴支部部长
13	河上清久	1916年10月26日	1944年8月27日	军医中佐	1945年8月14日	牡丹江支部第一课课长
14	山下健次	1891年2月5日	1938年4月27日	卫生少佐	1945年4月20日	总务部人事课课长

① 本表所列“在七三一部队任职”栏的整理依据秦郁彦编:《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近藤昭二编:《関東軍防疫給水部・満洲第七三一部隊編成表(概略)》(未刊資料);其他各栏所列依据《留守名簿》整理,并将明治、大正、昭和纪年改为公元纪年。表中所列不同人员任相同职务当是在不同时期的任职。

七三一部队人员编成考

续表

序	姓 名	出生日期	编入部队时间	军 衔	晋级时间	在七三一部队任职
15	佐藤重雄	1901 年 2 月 12 日	1944 年 11 月 9 日	主计少佐	1945 年 3 月 1 日	总务部经理课课长
16	铃木穉男	1909 年 11 月 17 日	1944 年 3 月 30 日	军医少佐	1944 年 4 月 30 日	总务部庶务课课长
17	中村留八	1909 年 10 月 30 日	1937 年 5 月 31 日	技术少佐	1944 年 4 月 30 日	总务部管理课课长
18	永松乔	1910 年 12 月 9 日	1942 年 1 月 10 日	建技少佐	1945 年 6 月 10 日	总务部管理课建设班班长
19	高桥正彦	1920 年 9 月 3 日	1943 年 4 月 8 日	军医少佐	1944 年 9 月 30 日	第一部第五课课长
20	肥野藤信三	1911 年 3 月 17 日	1943 年 8 月 9 日	军医少佐	1945 年 4 月 30 日	第一部研究班班长
21	樋渡喜一	1913 年 7 月 1 日	1944 年 4 月 18 日	军医少佐	1945 年 1 月 31 日	第一部研究班班长
22	降旗武臣	1909 年 11 月 3 日	1944 年 4 月 4 日	军医少佐	1944 年 1 月 31 日	第一部研究班班长
23	巽庄司	1915 年 6 月 15 日	1942 年 11 月 9 日	军医少佐	1944 年 9 月 30 日	第一部研究班班长
24	长友浪男	1913 年 5 月 6 日	1943 年 8 月 5 日	军医少佐	1945 年 6 月 10 日	第一部研究班班长
25	根津尚光	1915 年 12 月 8 日	1941 年 12 月 31 日	军医少佐	1945 年 8 月 14 日	第二部研究班班长
26	平泽正欣	1908 年 3 月 20 日	1939 年 3 月 24 日	军医少佐	1945 年 1 月 31 日	第二部第一课课长
27	增田美保	1908 年 6 月 7 日	1936 年 7 月 21 日	药剂少佐	1945 年 1 月 31 日	第二部第二课课长
28	西田重卫	1914 年 8 月 30 日	1943 年 12 月 2 日	军医少佐	1945 年 3 月 1 日	第二部第五课课长
29	儿玉鸿	1909 年 9 月 2 日	1942 年 4 月 4 日	军医少佐	1945 年 4 月 30 日	第二部庶务课课长
30	池川重德	1917 年 1 月 3 日	1944 年 10 月 18 日	军医少佐	1945 年 6 月 10 日	第二部航空班
31	园口忠男	1913 年 4 月 21 日	1945 年 1 月 6 日	军医少佐	1944 年 8 月 1 日	第二部研究班班长
32	田中淳雄	1913 年 1 月 11 日	1941 年 12 月 31 日	军医少佐	1945 年 6 月 10 日	第二部研究班班长
33	八木泽行正	1910 年 2 月 28 日	1936 年 8 月 1 日	技术少佐	1944 年 9 月 30 日	第二部研究班班长
34	铃木重夫	1908 年 3 月 3 日	1939 年 5 月 10 日	技术少佐	1944 年 9 月 30 日	第三部第三课课长
35	野口圭一	1920 年 8 月 14 日	1943 年 8 月 28 日	军医少佐	1945 年 3 月 1 日	第四部第二课课长
36	有田正义	1911 年 8 月 22 日	1942 年 4 月 5 日	军医少佐	1944 年 9 月 2 日	第四部研究班班长
37	尾上正男	1910 年 1 月 25 日	1943 年 11 月 23 日	军医少佐	1944 年 4 月 30 日	牡丹江支部部长
38	榊原秀夫	1908 年 1 月 9 日	1942 年 10 月 2 日	军医少佐	1945 年 4 月 30 日	林口支部部长
39	松平丰太郎	1909 年 6 月 13 日	1944 年 7 月 20 日	军医少佐	1944 年 9 月 30 日	林口支部部长
40	细矢博	1913 年 12 月 7 日	1944 年 8 月 5 日	军医少佐	1945 年 6 月 10 日	林口支部总务课课长
41	加藤恒则	1909 年 10 月 27 日	1944 年 12 月 20 日	军医少佐	1945 年 6 月 30 日	海拉尔支部部长
42	蓬田正二	1913 年 1 月 25 日	1943 年 11 月 8 日	军医少佐	1944 年 9 月 30 日	海拉尔支部部长
43	作山元治	1910 年 3 月 6 日	1939 年 3 月 28 日	军医少佐	1945 年 3 月 1 日	诺门罕派遣队队长
44	目黑正彦	1915 年 1 月 1 日	1942 年 8 月 18 日	药剂少佐	1945 年 3 月 1 日	大连支部总务部部长
45	佐藤铁之助	1904 年 10 月 18 日	1944 年 8 月 27 日	卫生少佐	1945 年 6 月 10 日	不详
46	杉原正毅	无记录	1944 年 3 月 20 日	军医少佐	无记录	不详
47	伊藤邦之助	1917 年 2 月 9 日	1941 年 8 月 15 日	军医少佐	1945 年 1 月 31 日	不详

据上表所见,《留守名簿》详细记载了七三一部队两任部队长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和北野政次军医少将,以及将佐军医担任的总务部、第一部(基础研究)、第二部(细菌实验)、第三部(防疫给水)、第四部(细菌制造)、器材部、诊疗部等各部部长,还有牡丹江支部、孙吴支部、海拉尔支部、林口支部等各支部长。此外,将佐级军官还担任各管理课、研究课和研究班的负责人。如作为七三一部队“行政中枢”的总务部,其下属的企划课、人事课、经理课、庶务课和管理课课长均由佐官担任。

需要注意的是,七三一部队的部分核心成员,如川岛清^①少将、北川正隆^②少将、村上隆^③大佐等并未被编入《留守名簿》之中,盖因《留守名簿》编成之前这些人或因调转、死亡等其他原因已离队。据此可知被编入《留守名簿》者,主要为初编时即1945年1月1日的在籍人员。《留守名簿》在战后仍不断被更新,并且存有整理者留下的信息。如榊原秀夫少佐的个人信息上方被标注为“昭32.5.24舞鹤上陆”,意为榊原秀夫在1957年5月24日从舞鹤港登陆返回日本。

(二) 技师的身份构成

技师,是享受高等文官待遇的专业技术人员,被编入陆军军属序列,为七三一部队实验和研究的核心力量。在《留守名簿》中有技师50人,他们多毕业于日本知名院校,持有博士学位,是某一学术领域的“专家”。技师又分为不同等级,《留守名簿》记载了二等技师1人、三等技师2人、四等技师7人、五等技师14人、六等技师13人和七等技师13人。

技师主要从事各种细菌实验和“医学研究”,是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的“主体力量”,多担任七三一部队各研究课课长和研究班班长,亦普遍存在研究课课长和研究班班长彼此兼职的现象,研究内容涉及鼠疫、伤寒、霍乱、病毒和冻伤等。研究班各班以技师的姓氏命名,其研究专长则为各班的主要研究内容,亦与日军主要作战方针高度契合,直接服务其侵略指向。七三一部队第一部亦被称为基础研究部,实际上是七三一部队的“研究中枢”,故研究课课长和研究班班长主要集中于第一部。如凑正男^④五等技师任第二课(霍乱研究)课长,吉村寿人四等技师任第三课(冻伤研究)课长,江岛真平五等技师任第四课(赤痢研究)课长,朝比奈正二郎五等技师任第九课(昆虫研究)课长,二木秀雄四等技师任第十一课(结核研究)课长等。另外,在第一部担任研究班班长的技师主要有:冈本耕造四等技师任“冈本班”(病理解剖)班长,笠原四郎四等技师任“笠原班”(病毒研究)班长,石井三男五等技师任“石井班”(动物实验)班长,内海薰七等技师任“内海班”(免疫研究)班长。当然,亦有少部分技师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担任研究班班长,此不赘述。

尽管七三一部队不断更改部队名称,持续增加人员配属,部队规模逐步扩大,但其核心力量始终以将佐和技师为主。将佐和技师身居部队长、部长、支部长、课长、班长等要职,构成七三一部队行政和研究的主体,是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研究的基本班底。

三、七三一部队人员的主要来源

《留守名簿》所载七三一部队的将佐和技师,主要来自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等高等院校,以及师团防疫给水部、独立防疫给水部、野战防疫给水部、陆军医院、野战医院等军事医疗机构。尉官、士官、兵、雇员则来源复杂,有的来自日本国内医学院校,有的来自伪满洲国的医学医疗机构,有的来自野战部队、步兵联队、国境守备队等。

① 川岛清,陆军军医少将,曾任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部长、第一部部长、第四部部长,1939年4月至1943年3月在七三一部队任职,1949年在苏联滨海军区(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② 北川正隆,陆军军医少将,曾任七三一部队第一部部长,1942年调至九四二〇部队担任部队长。

③ 村上隆,陆军军医大佐,曾任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部长、教育部部长、第二部部长,1943年调任第八方面军高级部员。

④ 凑正男、吉村寿人等九名技师的信息,分别载于《留守名簿》第539、613、88、4、483、100、142、26、70页。

（一）日本医学院校出身

据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校友会编辑发行的《芝兰会名簿》，^① 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哈尔滨支部共有 24 人，其中川上渐、中留金藏、园田太郎、吉村寿人、石川太刀雄丸、冈本耕造、田部井和、凑正男、田中英雄、铃木启之等都是七三一部队主要成员。除此之外，还可以在《芝兰会名簿》中检索到石井四郎、增田知贞、内藤良一、佐佐木义孝、平泽正欣、野口圭一等 6 人。据笔者考证，在不同时期加入七三一部队的京都帝国大学“高材生”中，毕业于医学部的至少有 35 人、毕业于理学部的有 3 人，他们在七三一部队服役期间都曾担任重要职务。

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同七三一部队也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医学部亦是七三一部队骨干来源之一，如北野政次、今津纲干、菊池齐、草味正夫、柴野金吾、金子顺一等，至少有 25 人；还有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的朝比奈正二郎等 3 人，他们同样在七三一部队担任要职。

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庆应大学医学部、东京医学专门学校、冈山医学专门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等也为七三一部队输送了近百名医学博士和专业技术人员。此外，七三一部队还有大量“嘱托”身份的研究者，“这些研究者都是‘兼职’身份，他们是来自东京大学、庆应大学、长崎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金泽医大、北里研究所、北海道大学、千叶医大等学校的医学研究者。”^②

（二）陆军军医学校出身

陆军军医学校与七三一部队关系紧密。据《留守名簿》记载，来自陆军军医学校的七三一部队成员共有 18 人，其中军医中将 1 人，军医少佐 3 人，军医大尉 1 人，少尉 11 人，技术雇员和助理技师各 1 人。如联系其他史料，七三一部队成员出身于陆军军医学校者远远不止这 18 人。^③ 正如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寺师义信向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呈报的文件中记载：“陆军军医学校作为新设的关东军防疫部的母体，对于其编成、装备、预算等事项联络繁多。”^④ 寺内寿一的命令中也明确记载：“关东军防疫部和陆军军医学校之间，需要保持特别紧密的联系。”^⑤ 陆军军医学校与七三一部队的研究人员既彼此兼职，又频繁调转，且长期合作、共同开展研究项目。1936 年 9 月，日本参谋本部的文件《关于制定允许陆军军医学校职员兼职为关东军防疫部职员之事》^⑥ 记载了日本天皇的军令案《军令陆乙第四十一号》：“朕命令制定并施行陆军军医学校职员兼职为关东军防疫部职员的方案。”这意味着，陆军军医学校与七三一部队的紧密关系获得了昭和天皇的裁定。

陆军军医学校设有防疫学教室、军阵学教室和防疫研究室，这三个部门与七三一部队同气连枝，如同一体。石井四郎既担任七三一部队的部队长，又在不同时期担任这三个部门的负责

① 西村敏雄：《芝兰会名簿》，京都：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事務室内芝蘭会，1942 年 12 月 15 日。

② 西山胜夫：《战争与医学》，王琪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15 年，第 98 页。

③ 如七三一部队早期核心成员西村英二大佐、渡边廉大佐、北条圆了大佐、白川初太郎大佐、江口丰洁中佐等人均来自陆军军医学校。

④ 《暗号書配布に関する件》，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一密大日記—S11—4—10。

⑤ 《関東軍防疫部職員をして軍医學校職員在兼勤せしむる件》，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一陸満密大日記—S11—10—42。

⑥ 《関東軍防疫部職員をして軍医學校職員在兼勤せしむる件》，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陸軍省一陸満密大日記—S11—10—42。

人,其代理人内藤良一也曾长期任防疫研究室主任。七三一部队核心成员多曾兼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而陆军军医学校特别是防疫研究室成员有多人常年往来于东京和哈尔滨。

(三) 防疫给水部和战地医院出身

从1938年至1945年,在七三一部队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日军建立了一系列防疫给水机构,主要有位于北京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位于南京的“中支那防疫给水部”、位于广州的“南支那防疫给水部”,以及位于新加坡的“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另外,还有36个师团防疫给水部、12个野战防疫给水部和9个独立防疫给水部。防疫给水部既协助作战部队的“防疫”和“给水”,又在“防疫给水”的幌子下秘密进行人体实验和细菌战。

据《留守名簿》所载,来自“防疫给水部”系统的七三一部队成员共有37人,其中大佐2人、少佐7人、技师6人;来自陆军医院和野战医院的七三一部队成员共有46人,其中少将1人、中佐1人、少佐2人。

《留守名簿》载大田澄大佐的“此前所属”为“中支那防疫给水部”,永山太郎大佐的“此前所属”为“第九防疫给水部”,二木秀雄技师的“此前所属”为“第二十一野战防疫给水部”,菊池齐少将的“此前所属”为“东京第二陆军医院”。上述四人皆为七三一部队创建之后的核心成员,随着日军侵华范围的扩大,被分别派往华北、华中组建“防疫给水部队”,又因“细菌谋略”的需要而“进退流转”。从《留守名簿》所载人员的调转轨迹,能够窥见各防疫给水部队与七三一部队长期交替重用“细菌战人才”这一特点。

四、派系分野、人员流转与细菌战扩散

长期以来,七三一部队与陆军军医学校、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人员流转通道。这些院校向七三一部队输送了大量执教者和毕业生,居于七三一部队核心管理层,长期担任各部门、分支机构、研究课、管理课、研究班的负责人,主导了七三一部队建立和扩张的全过程,逐步在七三一部队内形成了“京大系”和“东大系”两大派系。因为“京大系”和“东大系”的存在,使得来自其他医学院校、陆军医院和野战医院的“医学人才”多处于“次等地位”。“京大系”和“东大系”之间亦存在研究歧见,这从《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①所载的研究报告中便能看出端倪。京大系的研究更多着眼于细菌学、微生物学和防疫学的“细菌谋略”,“东大系”的研究更倾向于病理学和传染病的“人体实验”。二者的研究方向之争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日军扩大战事及侵略目标的转向,作为“协助战争”的七三一部队在研究上随之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七三一部队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专业和研究方向分野,而以完全服务于日军“细菌战谋略”为最终目标。七三一部队大范围研究和实验的目标是强化细菌作战能力,细菌作战攻击效果最佳的是“鼠疫战剂”,这使其研究内容渐趋同一,这亦是鼠疫战剂最终成为七三一部队“主攻研究”的内在原因。

“京大系”和“东大系”与七三一部队的裙带现象,表面上看与七三一部队两任部队长石井

^① 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编:《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2部)》,东京:不二出版,2004年。其中收录了七三一部队、陆军军医学校、陆军省医务局成员撰写的共817篇细菌学、防疫学、传染病学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四郎和北野政次“毕业于斯”密切相关，但透过这种表象探究其背后的逻辑，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七三一部队组建的目的，其目的不是医学医疗研究，而是细菌战争。正如原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战后被美军调查时供称：“考虑到细菌战可能会被用于现代战争，日本陆军方面作了大量调查并对细菌战进行深入研究。”^①这在《从地志学方面观察对苏作战中要特别注意的主要战争疫病》^②和《关于预想作战地在交通上的特殊性和野战卫生机关在运用上的若干注意事项》^③等调查报告中亦可得到证明，这些报告中都明确提出“对苏细菌战的假想”。正是基于细菌战争的目的，七三一部队在招募人员时特别侧重微生物学、防疫学、病理学、解剖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员，而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和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恰是这类专业人才的荟萃之地。这些接受过精英教育的医学者和毕业生，在国家战时体制强制动员之下，也以“国家利益、科学研究和医学发展”的所谓“崇高理想”纷纷加入七三一部队，成为细菌战研究的主体力量。

七三一部队从初建时的区区7人发展到1945年的3497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剧膨胀、快速扩张，部部长又为中将或少将军衔，部长亦有少将军衔，并且配备了数量庞大的佐官44人，高等技师50人，且有为数众多的医学博士加入，同二战期间日本其他陆军部队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七三一部队在规模、建制和人事配备上显然得到日本高层的“特殊关照”。由此可见，七三一部队的设立和扩张是日本政府与军部彼此勾结，共同扶持，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有组织的国家行为，这种国家行为显然又与日本侵略政策密不可分。分析可见，七三一部队的人员来源与构成是伴随战争时局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其人员进退流转主要集中于防疫给水部、陆军医院、野战医院、军医部之间。

七三一部队的建立和扩张初期仅局限于日军占据的伪满洲国区域，随着日军对华侵略范围的渐趋扩大，特别是七七事变之后，“陆军防疫机关”呈现出骤然扩张之势，沿着华北、华中直下华南，甚至一直蔓延至东南亚的马来亚、菲律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带。“陆军防疫机关”的设立和蔓延与七三一部队密切相关，正是七三一部队培养的“细菌战人才”被抽调派往华北、华中和华南直接组建了“防疫给水部”并担任主官。如七三一部队教育部长园田太郎赴石家庄组建第一防疫给水部，海拉尔支部部长藤井英太郎赴南昌组建第五防疫给水部，牡丹江支部部长池井贞夫赴徐州组建第十四防疫给水部，孙吴支部部长佐佐木义孝赴华中组建第十八防疫给水部，陆军军医大佐渡边廉赴华南组建第十二防疫给水部，第一部部长菊池齐任“北支那防疫给水部”部长，总务部部长大田澄任“中支那防疫给水部”部长等。随着日军对中国侵略范围的扩大，“陆军防疫机关”相继组建并在浙江、江西、湖南等地实施了大规模细菌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的战时伤亡和战后贻害。

七三一部队组建之初主要针对中国和苏联“细菌谋略”，随着日军侵略进程变化而在“细菌谋略”方向上发生调整，对苏主要采取“北防”，对东南亚采取“南进”。日本“南进”之后，七三一部队骨干人员被大量抽调到“南方前线”。如第一部部长北川正隆、总务部长中留金藏、第二部部长村上隆都被调任到东南亚，北川正隆任驻地为新加坡的南方军防疫给水部部长，中留金藏任驻地为马尼拉的第四航空军军医部部长，村上隆任驻地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第八方面

① Doc Title: Report on Scientific Intelligence Survey in Japan, September and October 1945, vol. 5, Biological Warfare; Location: 2910, RG# IWG Ref. Coll., National Archives II of USA, Maryland.

② 《对“ソ”作战上特に顾虑すべき主要战役に関する地誌学的观察》，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満洲—満蒙—125。

③ 《予想作战地に於ける交通上の特殊性と野戦衛生機関の運用に関する若干の著意》，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蔵，満洲—満蒙—139。

军高级部员。以第十二防疫给水部为例,其由七三一部队“骨干”渡边廉大佐于1938年8月组建,初期活动范围以广东省区域为主,伴随战事扩大,从1941年7月8日到1942年3月31日,其活动范围从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泰国曼谷一直到马来亚、新加坡和苏门答腊等地。^①实质而言,七三一部队核心人员的进退流转与日本对外侵略的步伐紧密相关。日本细菌战的准备和实施以七三一部队为基地,延展到日军势力所及范围的几乎所有防疫给水部队。各防疫给水部队都与七三一部队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在人员调转、业务开展、细菌战活动配合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七三一部队是日本细菌战体系形成的核心基础。

余 论

从《留守名簿》编成以至纳入公众视野,经历了70年之久。《留守名簿》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对刷新七三一部队整体规模、基本结构和人员身份的认知,充实七三一部队研究中的基本史实,重新评估七三一问题已有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对深刻认识七三一部队的战时形态,进而全面揭示其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犯罪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追踪七三一部队成员的战后轨迹提供了可靠线索。

必须指出的是,七三一部队的“中坚力量”多为医学博士,是当时日本医学医疗界的“知识精英”,本应代表社会良知,严格遵守国际公法和医学准则,恪守职业操守并担当道义责任,但是他们完全蔑视并践踏法律、规则和伦理,在日本军国主义裹挟下对人蓄意折磨、伤害和杀戮,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极为黑暗的一页。二战后,七三一部队成员在美国庇护下逍遥法外,公开成立了“精魂会”、“房友会”等战友会组织,频繁开展集会,大肆讴歌犯罪历史,并出版《房友》、《东乡会志》等杂志纪念“大东亚战争”,整体上缺失对战争责任的正确认识,逃避对战争责任的自省和反思,丧失直面历史的基本态度。

七三一部队的军医们,尤其是跻身日本医学界高层者,其学术成绩是建立在残酷犯罪的基础上,其利用服役期间所获得的医学技术、医疗经验和研究成果,当作战后攫取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学术地位的“垫脚石”。他们积极活跃在日本医学医疗界,并在多个领域担任了重要公职,逐步成为日本的“上流阶层”,这既呈现了战后日本社会带有浓厚的、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色彩,又映射出美国在战后“改造日本”的多重标准。

利用《留守名簿》及“名簿”系列档案开展对七三一部队成员发展轨迹的探析,从而深入揭示其战争责任和战后危害,同样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新课题,必将裨益于二战史、抗日战争史相关问题的研究,亦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冷战格局下美日“细菌战情报”交易及东京审判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作者杨彦君,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七三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哈尔滨 150010〕

(责任编辑:刘宇)

^① 渡边廉:《今次戦争における第12防疫給水部の活躍》,陸上自衛隊衛生学校編:《大東亜戦争陸軍衛生史(7)》,東京:陸上自衛隊衛生学校,1971年,第91页。